智囊/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智囊

◀上一卷

第十三卷　委蛇

下一卷▶

術智部　總序

馮子曰：智者，術所以生也；術者，智所以轉也。不智而言術，如傀儡百變，徒資嘻笑，而無益於事。無術而言智，如御人舟子，自炫執轡如組，運楫如風，原隰關津，若在其掌，一遇羊腸太行、危灘駭浪，輒束手而呼天，其不至顛且覆者幾希矣。蠖之縮也，蟄之伏也，麝之決臍也，蚺之示創也，術也。物智其然，而況人乎？李耳化胡，禹入裸國而解衣，孔尼獵較，散宜生行賄，仲雍斷髮文身，裸以為飾，不知者曰：「賢之智，有時而殫。」知者曰：「賢之術，無時而窘。」婉而不遂，謂之「委蛇」；匿而不章，謂之「謬數」；詭而不失，謂之「權奇」。不婉者，物將格之；不匿者，物將傾之；不詭者，物將厄之。嗚呼！術神矣！智止矣！

道固委蛇，大成若缺。如蓮在泥，入垢出潔。先號後笑，吉生凶滅。集「委蛇」。

箕子

紂為長夜之飲而失日，問其左右，盡不知也。使問箕子，箕子謂其徒曰：「為天下主，而一國皆失日，天下其危矣，一國皆不知，而我獨知之，吾其危矣！」辭以醉而不

知。

〔馮評〕

凡無道之世，名為天醉。夫天且醉矣，箕子何必獨醒？觀箕子之智，便覺屈原之愚。

孔融

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，多行僭偽，遂乃郊祀天地，擬斥乘輿。詔書班下其事，孔融上疏，以為「齊兵次楚，惟責包茅，今王師未即行誅，且隱郊祀之事，以崇國體。若形之四方，非所以塞邪萌。」

〔馮評〕

凡僭叛不道之事，驟見則駭，習聞則安。力未及剪除而章其惡，以習民之耳目，且使民知大逆之逋誅，朝廷何震之有？召陵之役，管夷吾不聲楚僭，而僅責楚貢，取其易於結局，度勢不得不爾。孔明使人賀吳稱帝，非其欲也，勢也。儒家「雖敗猶榮」之說，誤人不淺。

翟子威

清河胡常，與汝南翟方進同經。常為先進，名譽出方進下，而心害其能，議論不右方進。方進知之，伺常大都授時，〈〔謂總集諸生大講。〕〉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，因記其說。如此者久之，常知方進推已，意不自得，其後居士大夫間，未嘗不稱方進。

〔馮評〕

尊人以自尊，腐儒為所用而不知。

魏勃

勃少時，嘗欲見齊相曹參，家貧無以自通，乃嘗獨早掃齊相舍人門，相舍怪，以為

物而伺之，得勃。曰：「願見相君無因，故為子掃，欲以求見耳。」於是舍人見勃於參。

〔馮評〕

曹相國最坦易，不為崖岸者，魏勃猶難於一見如此，況其他乎！吁！

叔孫通

叔孫通初以儒服見，漢王僧之；通即變服，服短衣楚制，王喜。時從弟子百許，通無所言，獨言諸故群盜壯士進。諸儒皆怨。通聞之曰：「諸生寧能鬥乎？且待我，毋遽。」

王守仁

王龍溪妙年任俠，日日在酒肆博場中，陽明亟欲一會不能也。陽明卻，日令門弟子六博投壺，歌呼飲酒。久之，密遣一弟子目間龍溪，隨至酒肆家，索與共賭。龍溪笑曰：「腐儒亦能博乎？」曰：「吾師門下，日日如此。」龍溪乃大驚，求見陽明，一睹眉宇，便稱弟子。

〔馮評〕

才如龍溪，陽明所必欲收也；然非陽明，亦何能得龍溪乎？使遇今之講學者，且以酒肆博場獲罪矣。耿楚侗欲收李卓吾而不能，遂為京力敵，方知陽明之妙用。

王曾

丁晉公執政，不許同列留身奏事，唯王文正一切委順，未嘗忤其意。一日，文正謂丁曰：「曾無子，欲以弟之子為後，欲面求恩澤，又不敢留身。」丁曰：「如公不妨。」文正因獨對，進文字一卷，具道丁事，丁去數步，大悔之。不數日，丁遂有珠崖之行。

〔馮評〕

王曾獨委順丁謂，而卒以出謂，蔡京首奉行司馬光，而竟以叛光，一則君子之苦心，

一則小人之狡態。

周忱　唐順之

周文襄巡撫江南日，巨璫王振當權，慮其撓己也。時振初作居第，公預令人度其齋閣，使松江作剪絨毯，遺之，不失尺寸。〔邊批：傳奇移此事於趙文華名下，遂千古笑端。〕振益喜。凡公上利便事，振悉從中贊之，江南至今賴焉。

〔評〕

秦檜構格天閣。有某官任江南，思出奇媚之，乃重賂工人，得其尺寸，作絨毯以進，鋪之恰合。檜謂其訶己內事，大怒，因尋事斥之。所獻同而喜怒相反，何也？謂忠佞意殊，彼蒼者陰使各食其報，此恐未然。大抵振暴而驕，其機淺，檜險而狡，其機深；振樂於招君子以沽名，檜嚴於防小人以慮禍，此所以異與？

世之訾文襄者，不過以媚王振，及出粟千石旌其門，又為子納馬得官二事，皆非高明之舉，愚謂此二事亦有深意。時四方災傷薦告，司農患貧，而公復奏免江南苛稅若千萬，唯是勸輸援納為便宜之二策，公故以身先之。明示旌門之為榮，而納官之不為辱，欲以風勵百姓。此亦卜式助邊之遺意，未可輕議也。

倭躪姑蘇，戟嬰兒為戲。唐公順之時家居，一見痛心，憤不俱生。時督師海上者趙文華，嚴分宜幸客也。公挺身往謁，與陳機略，且言非專任胡梅林不可。趙乃首薦起職方郎中，視師浙直，因任胡宗憲。宗憲亦厚餽嚴相以結其歡，故無掣肘之虞，始得展布，以除倭患。

〔焦弱侯曰〕

德順之字，晚年為分宜所薦，至今以為詬病。嘗觀《易》之《否》，以「包承小人」為大人吉，甚且包畜不辭，潔一身而委大計於溝瀆，固志天下者所不忍也。漢人有言，中世選士，務於清慤謹慎，此婦女之檢柙，鄉曲之常人耳。嗚呼！世多隱情，惜已之人，殆難與道此也。正德時逆瑾鴟張，劉健、謝遷皆逐去，而李東陽獨留，益務沉遜，時時調劑其間，縉紳之禍，往往恃以獲免。人皆責東陽不去為非，不思孝宗大漸時，劉、謝、李同在榻前，承受顧命，親以少主付之，使李公又隨二人而去，則國事將至於不可言，

寧不負先帝之托耶？則李義不可去，有萬萬不得已者。李晚年，有人談及此，輒痛哭不能已。嗚呼！大臣心事，不見諒於拘儒者多矣，豈獨應德哉？

楊一清

楊文襄一清，與內臣張永同提兵討安化王，楊在軍中語及逆瑾事。因以危言動永，〔邊批：可惜其言不傳。〕即於袖中出二疏，一言平賊事，一言內變事，囑永曰：「公班師入京見上，先進寧夏疏，上必就公問，公詭言請屏人語，乃進內變疏。」永曰：「即不濟，奈何？」公曰：「他人言，濟不濟未可知，公言必濟。顧公言時，須有端緒，萬一不信公，公可頓首請上即時召瑾，沒其兵器，勸上登城驗之：『若無反狀，殺奴喂狗』。又頓首哭泣，上必大怒瑾。瑾誅，公大用，盡矯其所為。呂強、張承業，與公千載三人耳。但須得請即行事，勿緩頃刻。」永勃然作曰：「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？」已而永入見，如公策，事果濟。瑾初縛時，得旨降南京奉御，瑾上白帖，乞一二敝衣蓋體，上憐之，令與故衣百件。永懼，謀之內閣，令科道劾瑾，劾中多波及阿瑾諸臣。永持疏至左順門，謂諸言官曰：「瑾用事時，我輩亦不敢言，況爾兩班官；今罪止瑾一人，勿動搖人情也！可領此疏去，急易疏進。」此疏入，瑾遂正法，止連及文臣張綵一人、武臣楊玉等六人而已。

〔評〕

除瑾除彬，多借張永之力。若全仗外庭，斷不濟事！永不欲旁及多人，更有識見，然非楊文襄智出永上，永亦不為之用。吁！此文襄所以稱「智囊」也！

許武

陽羨人許武，嘗舉孝廉，仕通顯；而二弟晏、普未達。武欲令成名，一日謂二弟曰：「禮有分異之義，請與弟析資，可乎？」於是括財產三分之，武自取肥田廣宅，奴婢強者，而推其薄劣者與弟。時鄉人盡稱二弟克讓，而鄙武貪；晏、普竟用是名顯，並選舉。久之，武乃會宗親，告之曰：「吾為兄不肖，盜聲竊位。二弟年長，未沾榮祿，所以向求分財，自取大譏，為二弟地耳。今吾意已遂，其悉均前產。」遂出所贏，盡推二弟。

〔評〕

讓財猶易，讓名更難。

廉范

廉范，字叔度。永平初，隴西太守鄧融辟范為功曹。會融為州所舉案，范知事譴難解，欲以權相濟，乃托病求去。融不達其意，大恨之。范乃東至洛陽，變姓名求代遷尉獄卒。未幾，融果徵下獄。范遂得衛侍左右，盡心護視。融怪其貌類范，而殊不意，乃謂曰：「卿何似我故功曹？」范訶之曰：「君困厄，瞀亂耶？」後融釋係出，病因，范隨養視；及死，送喪至南陽，葬畢而去，終不言姓名。

〔評〕

一辟之感，屈身求濟。士之於知己，甚矣哉！

周新

周新為浙江按察使。嘗巡屬縣，微服觸縣官，取係獄中，與囚語，遂知一縣疾苦。明往迓，乃自獄出。縣官慚懼，解綬而去。由是諸郡縣聞風股栗，莫不勤職。

陳瓘

陳瓘嘗為別試所主，蔡卞曰：「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，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荊公之學也！」既積怒，謀因此害瓘，而遂禁絕史學。計畫已定，唯俟瓘所取士，求疵立說而行之。瓘固預料如此，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。卞無以發，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。瓘嘗曰：「當時若無矯揉，則勢必相激，史學往往遂廢矣。故隨時所以救時，不必取快目前也。」

〔評〕

元祐之君子與「甘露」之小人同敗，皆以取快目前，故救時之志不遂。

王翦　蕭何

秦伐楚，使王翦將兵六十萬人，始皇自送至灞上。王翦行，請美田宅園地甚眾，始皇曰：「將軍行矣，何憂貧乎？」王翦曰：「為大王將，有功終不得封侯；故及大王之向臣，臣亦及時以請園地，為子孫業耳。」始皇大笑。王翦既至關，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，或曰：「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！」王翦曰：「不然，夫秦王恒中粗而不信人，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，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，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？」

漢高專任蕭何關中事。漢三年，與項羽相距京、索間。上數使使勞苦丞相，鮑生謂何曰：「今王暴衣露蓋，數勞苦君者，有疑君心也，〔邊批：晁錯使天子將兵而居守，所以招禍。〕為君計，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，悉詣軍所。」於是何從其計，漢王大悅。

呂後用蕭何計誅韓信，上已聞誅信，使使拜何為相國，益封五千戶，令卒五百人，一都尉為相國衛。諸君皆賀，陳平獨弔。曰：「禍自此始矣！上暴露於外，而君守於內，非被矢石之難，而益封君置衛，非以寵君也，以今者淮陰新反，有疑君心，願君讓封勿受，悉以家財佐軍。」何從之，上悅。

其秋黥布反，上自將擊之。數使使問相國何為，曰：「為上在軍，拊循勉百姓，悉取所有佐軍，如陳豨時。」客又說何曰：「君滅族不久矣！夫君位為相國，功第一，不可復加。然君初入關中，得百姓心十餘年矣，尚復孳孳得民和，上所為數問君，畏君傾動關中，今君胡不多買田地，賤貰貸以自污。〔邊批：王翦之智，上心必安。〕於是何從其計。上還，百姓遮道訴相國，上乃大悅。

〔述評〕

漢史又言，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，不治垣屋，曰：「令後世賢，師吾儉；不賢，無為勢家所奪。」與前所云強買民田宅似屬兩截，不知前乃免禍之權，後乃保家之策，其智政不相妨也。

宋趙韓王普強買人第宅，聚僉欠財賄，為御史中丞雷德驤所劾。韓世忠既罷，杜門絕客，口不言兵，時跨驢攜酒，從一二奚童，縱游西湖以自樂。嘗議買新淦縣官田，高宗聞之，甚喜，賜御札，號其莊曰：「旌忠」。

二公之買田，亦此意也。夫人主不能推肝膽以與豪傑共，至令有功之人，不惜自污

以祈倖免。三代交泰之風蕩如矣！

然降而今日，大臣無論有功無功，無不多買田宅自污者，彼又持何說耶？

陳平當呂氏異議之際，日飲醇酒，弄婦人；裴度當宦官熏灼之際，退居綠野，把酒賦詩，不問人間事。古人明哲保身之術，例如此，皆所以絕其疑也。

國初，御史袁凱以忤旨引風疾歸。太祖使人覘之，見凱方匍匐往籬下食豬犬矢，還報，乃免。蓋凱逆知有此，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，從竹筒出之，潛布籬下耳，凱亦智矣哉！

王戎

戎族弟敦，有高名，戎惡之。〔邊批：先見。〕每候戎，輒托疾不見。孫秀為瑯琊郡吏，求品於戎從弟衍，衍將不許，戎勸品之，〔邊批：更先見。〕及秀得志，有夙怨者皆被誅，而戎、衍並獲濟焉。

〔評〕

借人虛名，輸我實禍，此便知衍不及戎處。

阮籍

魏、晉之際，天下多故，名士鮮有全者。阮籍托志酣飲，絕不與世事。司馬昭初欲為子炎求昏於籍，籍一醉六十日，昭不得言而止。鍾會數訪以時事，欲因其可否致之罪，竟以酣醉不答獲免。

郭德成

洪武中，郭德成為驍騎指揮。嘗入禁內，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，曰：「第歸勿宣。」德成敬諾。比出官門，納靴，佯醉，脫靴露金，〔邊批：示不能為密。〕閽人以聞，上曰：「吾賜也。」或尤之，德成曰：「九閽嚴密如此，藏金而出，非竊耶？且吾妹侍宮闈，吾出入無間，安知上不以相試？」眾乃服。

郭崇韜　宋太祖

郭崇韜素廉，自從入洛，始受四方賂遺，故人、子弟或以為言，崇韜曰：「吾位兼將相，祿賜巨萬，豈少此耶，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，皆主上斬祛，射鉤之人，若一切拒之，能無疑駭？」明年，天子有事南郊，崇韜悉獻所藏，以佐賞給。

南唐主以銀五萬兩遣趙普，普以白宋主，主曰：「此不可不受，但以書答謝，少賂其使者可也。」普辭，宋主曰：「大國之體，不可自為削弱，當使之弗測。」及從善〈〔南唐主弟〕〉來朝，常賜外密齎白金，如遺普之數。唐君臣皆震駭，服宋主之偉度。

〔評〕

賂遺無可受之理，然廉士或始辭而終受，而明主亦或教其臣以受，全要看他既受後作用如何，便見英雄權略。三代以下將相，大抵皆權略之雄耳！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